

艺术·中坚

# 倪茂才：高派京剧的一枝独秀

本报驻吉林记者 李鸿劫 通讯员 张晓娟

“实难忘曹州地灾后的苦难情，我也曾三上本把粮粮求情……似听得百姓呼唤……睽目九泉”，倪茂才一个极具高派特色的“楼上楼”唱法，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声，这是近日他在长春大戏楼演《孙安动本》时的情景。演出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这位常年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现任吉林省京剧院院长的高派传人。

倪茂才从10岁开始接触京剧，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从基本功学起。学校的老师觉得他的嗓子适合唱高派，给了他很多鼓励，所以，倪茂才从小就高派京剧当成自己的毕生追求，即使后来很多同行转行唱赚钱多的流行歌曲，他也不改初衷。

业界都知道，高派是个很有特点的流派，继李和曾之后，传人寥寥无几，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和很好的天赋，容易走偏。上学期间，得知高派传人李和曾到石家庄演出，倪茂才便偷着从学校跑出去看戏。那时他买不起票，就想办法从后台溜进去，到查票的时候躲到厕所里。回忆起当初的经历，倪茂才叹了口气笑道：“丢人现眼的事都干过。”

1986年，倪茂才从河北省艺术学校毕业后，进入河北邯郸京剧团，通过叶庆先老师的介绍，见到了李和曾并正式拜师。“那时候我就是先生的‘粉丝’。”倪茂才笑着说，“当时学唱了一段高派唱腔，李

和曾先生听了录音，就马上让我见他。我俩见面后，先生竟说我长得和他有几分相像，我问知道先生喜欢上了我。”

面对一个扮相英俊、气质洒脱、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后人，李和曾怎能不倾情相授呢？他将《逍遥津》、《除三害》、《哭秦庭》、《辕门斩子》等高派名戏教给倪茂才。这个学习过程，为倪茂才今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倪茂才第一次到东北演出是在1992年，当时长春冰天雪地，倪茂才因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冻感冒了，发着高烧的他发誓再也不来东北了。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来东北的几次演出却让他渐渐喜欢上了吉林省京剧院，后来便留在了东北。在吉林这片土地上，他有了自己的舞台，并吸引了不少人气，更成为吉林省京剧院的台柱子。

吉林省京剧院也特别器重倪茂才，在他来吉林的第二年，京剧院复排了大型现代戏《高高的炼塔》并由他担纲一号角色。此后，剧院又为他排演了《乌纱记》、《画龙点睛》、《弦高献牛》、《笑骂郎中》等新编历史剧和《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现代戏。

倪茂才才艺过人，扎实肯干，10多年来，他主演的数部京剧剧目荣获了国家和省里的多个奖项。2008年倪茂才凭借

《孙安动本》获得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一等奖，2009年他获得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紧接着2010年他又摘得第二十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榜首奖”。

如今，年近50岁的倪茂才把培养人才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为此他一直在努力。倪茂才认为，高派弟子之所以不好选，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由于学习京剧的人员数量锐减；二是培养一个京剧演员周期长，成才率低；三是高派京剧要求演员先天条件非常苛刻，高派鼻祖高庆奎在京剧最繁荣的时候也就选出来六七七个弟子，而李和曾也仅收了几个弟子，其中有一半现在已离开舞台。所以，作为吉林省政协委员的倪茂才主张要将京剧人才的培养植入学校中，从娃娃抓起。

采访中，倪茂才谈得最多的还是吉林省京剧院的发展问题，即培养观众培养市场。今年以来，他在吉林省京剧院开始“百日集训”——邀请全国著名专家来院指导，每天早晨一上班，全团进入“一级战备”开始集训，提升院团的士气和整体水平。另外，京剧院还准备与国内一流导演合作，拍摄电影版《孙安动本》。同时，京剧院注重发挥青年人才的优势，主推一大批富有才华和潜力的青年演员，如张蕾



1990年李和曾、倪茂才合影

蕾、杨雪斌、佟克旺等。

倪茂才说：“现在吉林省对文化、对京剧的投入和支持是空前的，我对吉林省京剧院充满信心，所以我再苦再累也要办好。吉林省京剧院敢打硬仗。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冲刺国家级重点院团。”

艺术·合影

王建欣，笛箫演奏家、音乐学家，现为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任何一个见到他的人大概都不会想到，温文尔雅的王老师在少年时代竟是班里最调皮的孩子。1976年同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的李凤云可没少见识王建欣的“花样”。当时，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让她“特烦”的男生将来会走进自己的生活。

15岁考入天津音乐学院附中的王建欣师从杨立中、杨明学习笛子，李凤云则师从刘刚、董九儒学习琵琶。4年后，二人考入天津音乐学院。当时，李凤云发觉，王建欣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但上课认真起来，课下还自觉地学习起书法、英语。王建欣学英语有自己的门道，既没有上过培训班，也没有经过正规的课堂学习，都是听广播讲座学的。外国人听说他“英语老师”居然是收音机时，都非常吃惊。

民乐系要求学生选择第二专业，也就是学习主项乐器以外的另一门乐器。当时，李凤云去主科老师陈重家上课的时候，经常看到墙上挂着的古琴，于是选择学古琴。恰在此时，王建欣跟随陈重学习吹箫。琴箫合奏是我国最传统的乐器合奏方式，当李凤云刚学会第一首古琴曲时，他们便开始了合奏，当时二人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他们为能够掌握这种古典而优雅的组合而陶醉。随着演奏中接触的增多，二人在事业、生活上有了更深的了解。

1985年毕业后，成绩优异的李凤云留校任教，并先后师从李祥霆、张子谦、许健、李允中等继续学习古琴及打谱理论。1988年，天津音乐学院为其主持了拜师仪式，拜广陵派古琴大师张子谦为师。1990年3月，李凤云在天津举办首次古琴独奏音乐会，张子谦亲临现场，并赠诗一首：

操缦冷吟艺易逢，纤纤十指十分工。

两年作业半年毕，小曲精研大曲通。

着意潇湘云水阔，倾心南北雅风同。

传人端为能传世，莫负为山九仞功。

音乐会后，老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吾道北矣”四字。此后，李凤云的演奏技艺越发精湛，在很多比赛及重要演出中崭露头角。

同在1985年，王建欣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研究生，成为我国第一位笛箫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之后，他也成为天津音乐学院教师，与李凤云结为连理。李凤云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考研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事情，很多同学跃跃欲试，可是坚持下来最后报名去考的，班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考博士也一样。工作10年后的1998年，他认为自己还有精力考博士，复习阶段虽然紧张，但没有请过一天假，居然考取了，成了我们学校第一个博士。他这个人是比较重视平时积累的。”

王建欣的硕士毕业音乐会和1990年李凤云的古琴独奏音乐会，可以说是二人舞台表演的开始。自此之后，舞台演出之缤纷至沓来。十几年来，二人每年均在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保利剧院、天津音乐厅等演出“箫声琴韵”音乐会。

由于演奏技术精湛，同时对我国传统音乐有着深入的研究，王建欣于1995年应邀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担任为期一年的华乐艺术指导。同年，台湾风潮唱片公司为李凤云出版了《中国



王建欣、李凤云演出照

# 琴瑟在御 莫不静好

——王建欣、李凤云的音乐生活

刘国梁

艺术·幕后

王信厚、王晓菁：

# 一个家庭 两代编剧

通讯员 赵淑萍

本报驻浙江记者

苏唯谦



王信厚与女儿王晓菁及孙女合影

如今，退休的王信厚仍笔耕不辍，“宁波戏剧沙龙”现在是他的精神家园，为了艺术地表达“群众语言”，他笔耕不辍，老而弥坚。

## 命中注定和戏剧有缘

女儿王晓菁，注定和戏剧有缘。老爸是编剧，老妈是铁杆戏迷，在娘胎里，王晓菁已在听戏了。孩提时的她常常看越剧团排演。稍大一点，妈妈就带她去剧院看戏，看那些古装的水袖飘飘、珠围翠绕，太美了，她迷上了戏剧。

不识字的时候，王晓菁看的是戏曲电影翻拍成的“小人书”。而识字后，放学回来，她看的是戏曲剧本。那些剧本，就是她爸爸王信厚的工作资料，满满一书柜。有些剧本，她看一遍不够，反复看。小学三年级时，她就看王季思主持编选的繁体字竖排版本《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当时，王晓菁专门买了本汉字繁体对照的字典，在旁边做上标注。

高中毕业后，王晓菁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其毕业大戏《少女吟》在浙江省拿了奖。她分配到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后，踌躇满志，扬帆待发，可现实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戏剧这门艺术有其特殊性，不仅要求编剧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更要熟悉舞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的作品都不能登台。

尽管几年的工作实践让她尝到了“坐冷板凳的滋味”，尽管生活中有这样那样的诱惑，王晓菁还是坚守着，继续学习、不断打磨，先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曲系进修，后又考入文化部主办的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研究生班，进修了两年。10年工夫，她拿出《重生缘》、《中国船娘》、《沈清传》等11个大型剧本，还有一批小戏小品。这时，她的不少作品被搬上了舞台。

其中，尤以2005年王晓菁创作的大型越剧《阿育王》最火。该剧一反越剧才子佳人的婉约柔美，呈现出史诗般的波澜壮阔，且采用传统越剧的形式来追问和探求人生的现实意义，这是需要勇气的。“鬼才”魏明伦看完《阿育王》，问她：“剧本写了半年多？”她回答：“两个月。”这两个月，却是10年的积累和铺垫；这两个月是怎样炼狱般的日子啊！她足不出户，魂不守舍，朋友来访也浑然不觉……两个月后，终于“重见天日”。她一出门，皮肤就被9月的太阳晒伤了……

2012年，王晓菁又创作了音乐剧《告诉海》，此剧先后获浙江省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一个家庭，两代编剧，他们书斋中的盈盈暗香，足以动人。父女二人坚守编剧岗位，见证过戏剧的繁荣、滑坡及改革与发展，他们在宁波戏剧发展史上将留下坚实的足迹。

## 独龙族歌者阿普萨萨：

# 除了歌唱，我别无所求

本报记者 张 婷

午后幽静的茶馆里飘着普洱茶的香味。坐在记者面前的阿普萨萨，与蛇年央视春晚上演唱《山路十八弯》的他大不相同：短发黝黑，笑容质朴，说话时肢体语言颇丰，兴起时还会唱上两句。

央视春晚把阿普萨萨推到了全国观众面前。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获得了一些民乐界专家的赏识，他们说音色极佳，气场强大，是个天生的好歌手。许多流行音乐人也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虽然唱的是“民族风”，却有“国际范儿”。

“民族风”加“国际范儿”的混搭风格与阿普萨萨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阿普萨萨原名李旭华，独龙族，家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父亲为傈僳族，母亲为独龙族。在傈僳语中，阿普意为“老大”，萨萨则是独龙族中“最棒”的意思。在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人人爱唱歌、爱跳舞，也喜欢用这样的方式交流情感。“最棒的‘老大’”耳濡目染，从小就对唱歌情有独钟。“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奶奶讲故事，因为奶奶讲着讲着，总会动情地唱起歌来。在她的歌声里，我能听到春天的花朵、族人的丰收，知道了远古的传说、神秘的仙人……迷人极了。”阿普萨萨说，是奶奶在他心中种下了歌唱的种子。身为教师的父亲，也是个“玩”音乐的高手，吹拉弹唱样样精通，阿普萨萨跟着他学到了不少民族民间音乐的技能与知识。

2004年，阿普萨萨考入怒江民族师范学院，一直怀揣歌唱梦想的他选择了音乐专业，主攻声乐。当时，这个决定气坏了家人。在他们眼里，唱歌谁不会，还要专门去学？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唱歌根本不是事业，当公务员才是正道。为此，一向支持阿普萨萨的爸爸也大发雷霆，希望他改个专业。“无论家



阿普萨萨

人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心意，我就要唱歌。”阿普萨萨说。

进入学校后，阿普萨萨的音乐之路开始踏上正轨，声乐才华逐渐显现出来。2005年，他在北京“全国中华艺术新秀”选拔赛民族组中获得金奖。2006年，他在云南省贡山县举行的《五十周年县庆大型文艺晚会》上唱主打歌。这次演出让阿普萨萨一下子成了县里的红人，也让一度反对他学习音乐的人家的态度有了巨大转变。阿普萨萨的成功让他们发现，唱歌真是令人骄傲的职业。2007年顺利毕业后，阿普萨萨考入怒江州民族歌舞团，成了一名职业歌手。

在歌舞团里，阿普萨萨的才华和勤奋为他赢得了团领导的赏识。为了更好地培养这根苗子，在他们的举荐下，2007年2月，他随团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师从男高音歌唱家常留柱和云南籍著名歌唱家杨学进。进修期间，阿普萨萨的歌唱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可以说，上海音乐学院为阿普萨萨的音乐生涯打开了另一扇门，这扇门里的歌与家乡的歌很不一样，那么高雅、现代。要想学会唱这种歌曲，像原来一样随心所欲地歌唱是不够的，而需要系统地学习发声方法、视唱练耳等。此后，学院里的琴房、音乐厅里，常常会有阿普萨萨忙碌的身影。

通过广泛的学习和恩师的指点，阿普萨萨所收获的远不止是音乐技术。“我清晰地知道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方法，那是要紧紧抓住民族的音乐文化不放，这是我最大的财富与骄傲。”因此，阿普萨萨开始更加仔细地钻研演唱民族民间歌曲时的各种技巧与知识，如声腔变化、滑音的运用，又如一段音乐、歌词蕴含的感情与文化背景等，为的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更浓郁、更正宗。进修结束后，阿普萨萨回到怒江州民族歌舞团工作。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一有时间，他就挨村挨寨地搜寻歌曲与音乐。“每搜到一首民歌，我都会思索和实验，尝试把我在进修时学到的唱法融入歌曲里，让它更符合大众的艺术审美。”如今看来，就是这样的经历，为阿普萨萨的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是个幸运的人，每到紧要时刻，总有贵人相助。”阿普萨萨笑言。如他所言，在关键的2012年，恩师王红星的一通电话改变了阿普萨萨的命运。“老师在电话里说，有个比赛很适合我，可以参加一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阿普萨萨踏上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的擂台。谁知他过五关斩六将，一举问鼎2012《中国红歌会》年度总冠军。同年12月30日，《中国红歌会》代表《中国红歌会》参加央视《直通春晚》比赛，拿到了进军蛇年春晚的入场券，并在除夕之夜站在了春晚的舞台上。

面对如今的星光灿烂，阿普萨萨显得十分谦虚：“感谢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会在歌唱的道路上一直执着地走下去，把民族音乐的魅力通过我的歌声传递给大家。除了歌唱，我真的别无所求。”